

论风险社会之元价值

杨亮才,黎玲^①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大量危机。危机的出现催生了风险社会的来临。西方学者在分析风险社会的根源时主要从知识论和实践论的路向进行。文章主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提出社会发展的元价值理论,针对风险社会的元价值根基从元价值之预设、元价值之起点、元价值之形成、元价值之对象、元价值之结构、元价值之表达、元价值之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批判。

[关键词] 风险社会; 价值; 元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2-0001-04

一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生存境遇出现了巨大变化,正如贝克所说,“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1]

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量危机现实地催生了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社会的定义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规则、制度和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2]在1992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最初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加易分裂的社会组织转型的重任。而事实上,风险社会并不是危机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多的社会,而是未来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是人们对社会未来状况越来越主动关注,越来越积极塑造的社会,是风险观念普遍化、制度化的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将未来纳入现在,并企

图对不可控制的未来在现代性的展开中加以控制。因此,在这个社会中“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3]都是反思现代性条件下的“人造风险”。

二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种种风险问题迭出,也使人们不断对风险社会进行研究。西方学者在分析风险社会的根源时主要从知识论和实践论的路向进行。知识论者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正处在一个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4]风险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讲“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变得比以前更不可预测,而是不可预测的根源变了。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于人类知识增长创造出来的”。^[5]持实践论者认为,风险社会中“人在风险”的大量涌现是工业体制在现代性危机社会中深化的结果,是“由于根源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核危机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6]引起的。但是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我们从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和发展是人们在选择、追求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价值的元价值发生问题所致。

元价值是指支持、确认某一价值但在原初的价值判断中没有对此价值形成明显指向的价值。元价值是价值形成的始源性价值,是价值的始源性关系评判和目的意向。在现实中,人们对某一价值的确认或评判总是以其他一些元价值来进行的,人们对某一价值的追求与实现更是以诸多元价值为认知基础的。风险社会的价值指向在于人们积极关注未来社会发展价值之实现。在“与己无关的他人”普遍终结的风

[收稿日期] 2008-01-12

[作者简介] 杨亮才(1965-),男,陕西神木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①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险社会中把握和控制人类共同的命运是人们追求社会发展价值实现的目标。但是风险社会的来临与激化的根源并不在于人类追求对未来社会发展价值实现和未来共同社会发展命运控制的合法性是否值得怀疑,而是在于人们在追求其共同的社会发展价值这一活动中对社会发展价值的元价值未加批判甚至完全搁置。这种未加批判甚至完全搁置导致人们越是关注未来社会的发展价值实现就越是忽视现在和传统之于未来的元价值。因此“元价值”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基于风险社会特定现实层面的探讨与反思,因为涉及现代性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同时兼具指向发展观的内在超越性和前瞻性析向而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三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总是从包含在它之中的人类追求和实现社会发展价值的活动中获得意义,而这一价值的客观基础又在于元价值。因此,要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社会的各种实在危机、把握好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类发展之命运、赋予风险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就必须对现代工业社会之元价值进行彻底的批判清理。

(一)元价值之预设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在追求和实现其价值的过程中一直高扬理性主义大旗。工业的繁荣发展更使人们进一步相信,人类越是清楚地理解这个世界和自身,人类就越有能力把握和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这个世界,从而越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一逻辑背后有一个大胆的元价值预设,即:人类之理性具有无限可能。建立在这一预设上的理念是:理性认识之无限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之无限可能。这一推论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物质性。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要持续发展就要从自然界中不断吸取物质和能量,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其受人类不良活动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这一元价值之预设衍及人类社会价值认识与追求活动时所出现的问题反映了人类在追求价值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对社会发展之元价值预设进行过深入反思和批判。“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对无限性的显性或隐性的崇拜乃是人类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幼稚性的确证。”^[7]因此,在风险社会中“人类必须正视现实,大量的危机已经构成世界发展中遇到的一种‘危机综合症’,应该把这些危机作为一个整体采取相互协调的多种措施加以解决。这种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基本理念在过去为人类的进步铺平了道路,但也最终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目前,人类正处在转折点上,必须做出抉择,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如果人类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必须对若干旧的观念重新进行评价。”^[8]

(二)元价值之起点批判。任何一种元价值都是从特定的知识出发来对始源性关系进行评判,对始源性目的意向进行确认的。而一切知识在其本质上都有自身特定的视角,当一定的视角成为任何一个元价值的出发点时,其他可能的视角就会处于被掩蔽的状态下。对我们来说,这一元价值本身就只包含了特定视角和部分知识。这一特定视角会对我们的价值视角起到规约作用,一旦这种规约作用支配了我们

的价值认知秩序,其他可能存在的价值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对其视而不见了。由于元价值的这一片面性使其在向社会发展价值汇集转化并最终驱动行为的过程中缺乏充分的逻辑正当性和话语合法性。因此,由元价值不加审视地构成的社会发展价值在面对现代性社会普遍复杂的事态时必然具有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社会是一个有高度分化潜能的复杂系统性社会。元价值起点之片面性给整个风险社会的价值认知、评判、选择、确认和追求都带来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料的隐患。任何一个由元价值形成的社会发展决策行为的失误都可能在复杂的现代性环境中被放大,并最终导致风险变成现实,灾难从天而降。因此,我们在做风险社会发展的价值决策并采取行动之前,一定要深入反思我们在确定这一价值目标过程中所使用评判材料的元价值的起点,透彻分析这些元价值的起点内所蕴有的特定视角和部分知识的指向,合理建构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选择。

(三)元价值之形成批判。由于元价值在起点上具有片面性,致使其在判断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独断性。但事实上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元价值在价值归纳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不经过深刻反思我们很难对这一不足有明显体验。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价值视域有权能性或意向性。“视域意向性——客体没有它便不成为为客体——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他指明这世界联系,就像意向性分析所指明的那样,没有一个客体离开这个联系而被想像,如此等等。”^[9]视域意向性使主体在感知评判客体价值时,虽然感知评判的是某一方面的特定价值,但仍将其作为客体的全部价值来理解。由于“在感知中,感知者的意向具有一种权能性,即能感知到那些未直观感知到的、隐蔽的部分或方面”,^[10]所以,我们在风险社会的元价值形成过程中有可能因价值归纳惯例而对其进行臆想补充,从而导致我们对风险社会的元价值认知视域难免会带有一些由认知权能性产生的统觉假象。这种统觉假象使我们对社会发展价值的确认评判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上,加剧了风险社会中我们决策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对风险社会的发展产生错误预测,导致不该出现的社会危机大量出现。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对社会价值进行选择、确认和追求时必须向前迈进一步,在向元价值提出审视性问题的界限中及随之产生的困境中反思我们的价值追求目标、活动和风险社会的深层根源。

(四)元价值之对象评判。元价值的形成都是以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为对象的。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哲学家休谟曾提出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的区分,认为事实知识有真假之分可以经验证明,价值知识无真假之分不可经验证明,同时从“是”中无法推导出“应当”,这就是哲学史上所谓的“休谟铡刀”。虽然哲学史上的后来者康德、艾耶尔、马斯洛、赛尔等人对这一区分持不同态度且做了深刻而精致的不同阐述,但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相融合运用的问题。有时我们需要用以事实知识为主要对象的元价值对纯客观事实进行描述,来分析现代性风险社会中各种危机的发展趋势,确认风险社会发展价值的目标,但却因大量带有价

值知识意向或偏见的陈述话语的插入而降低了我们选择社会发展价值活动的科学精神。有时我们需要用以价值知识为主要对象的元价值来组成价值评判,从而激发人们在风险社会中关注共同命运的活力,得到的却是缺乏感染的言说,从而消淡了工业社会中抵御风险的活动人文底蕴。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在不同状态下元价值形成中的缺席、错位和不当侵入造成了元价值的不当评判和虚假指向。风险社会中各种条件本来就在快速变化,元价值对象的不当和不确定性更使风险社会中追求社会发展价值的活动具有更多相变点和涨落动力。如果对元价值的对象不加彻底批判和合理整合,风险社会只能是危机愈来愈多,未来愈来愈不可测的社会。

(五)元价值之结构批判。风险社会中,元价值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了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元价值之结构是指在始源性价值评判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它折射出的是人对自身及他物的地位认识、评判和调控的水平和能力。风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对自身及他物的地位定位不当所致。从现代工业的文化传统来看,元价值的结构缺陷主要在于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必要的“人类不可能非中心地让‘物物着’不架构自然对象,不吃其他生物的躯体,人类就无法获得自己的生存。”^[11]但是不合理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却是非常有害的。构成工业社会价值观的元价值从工业文化传统中分有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主客二元对立的特征。在这种结构中,人类以自身为中心,任意“指挥自然”(培根语)。任何事物对自己有功利之用就判为有价值,无功利之用就判为无价值。在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人们认为一切自然物是供人类发展经济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致使工业社会中生命存在的条件日益恶化“人造风险”大量涌现。人类常诅咒自然界给人类带来的自然灾害等外部风险。但实际上,今天风险社会中的人类困境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人祸”之根源在于在价值确认和追求过程中所使用的元价值有极端对立二分的不当结构。对于这种对立二分结构没有去建立一种所谓尺度张力的必要性,也没有用一方完全取代或统摄另一方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深入批判元价值的结构,重构元价值的主客二元结构,为人类提供一种能超越旧有极端对立的元价值结构,走向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以前的对立关系发展为对立统一辩证超越的和谐关系。在风险社会的价值追求过程中从元价值上真正认识到“人作为自然而存在——人是自然的一个环节;自然作为人的一部分而存在——自然是人的生境”,^[12]从根本上减少风险社会不和谐的危机根源,改变人的生存结构,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最高目的的价值追求。

(六)元价值之表达批判。元价值的表达是价值目标得以形成的基础,它规制着价值的导向机能。在现代社会中,元价值的表达发生了蜕变,致使价值在社会发展的导向上发生了不可预料的偏差。工业社会以来整个社会呈加速发展趋势,人们的心理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变得不安、浮躁和偏执,

人们总是被无穷的需要所推动,不但想要包括很多短时间不能实现的东西而且还强烈地要求马上实现,很少静下心来反省这些价值活动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元价值,并进一步分析那些确认和表达自己发展价值的元价值又是如何表达的。工业社会以来,英雄主义和悲剧美感的消失使元价值的表达不再承担渗透、表达和引导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价值的崇高使命,它由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中介和价值载体蜕变为传达现代社会盲目理性的工具,成了单纯的价值系统的组成符号,这种蜕变破坏了元价值的天然人文性。这种表达上的蜕变使元价值内在的价值分蜕变为外在的价值聚合,从而造就了人在追求、创造和评价价值活动过程中精神物化的根源。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应该摒弃工业社会以来元价值的蜕变的表达方式,重新对元价值的表达进行定位。元价值的表达应该从传统的实体价值观——即将价值视为宏大的引导实体,转向在日常社会生产实践行为中表达和实现自身的日常元价值理性,在各个可能的表达环节准确地表达出自身的人文关怀,从而在整体上确保现代社会价值导向即合科学性又合人文性。

(七)元价值之发展批判。元价值的发展和价值的发展一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认为其具有永恒不变性只能是第一哲学的幻想。元价值作为一种价值的基础性构成,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特殊的社会状况下,其稳定性总会战胜变动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元价值的归纳、形成和确认总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由于元价值的过渡、更新和发展也有一个历史过程。传统工业社会以来,虽然整个社会在发展观的价值导向上不断变化,但其元价值并没有发展多少,而是在大部分领域内仍以其固有的稳定性阻碍着社会发展价值的根本性变迁。现代风险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价值的急剧变迁,那么元价值也应具有更多的变化性来推动和引导社会发展。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应该重新反思社会价值系统使元价值具有较快的变通和发展能力。在特殊的风险环境中,应具有灵活性,即元价值的归纳、确认和评判应该在多个价值方向上具有滑动意义,从而使社会发展的价值具有更深内涵和更广指向,以便从科学、全面、合理、可持续等多个方向来引导社会发展。在引导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应灵活地改变各个元价值之间的联系和指向,从整体层面来发展元价值。我们要努力打破旧价值、旧观念、旧思想和旧的价值行为模式,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元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观。

综上所述,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促使风险社会来临,而人类面临的诸多风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追求社会发展价值过程中造成的。对于风险社会的深层根源,西方学者已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路向进行了剖析。我们从社会发展的价值论向度来看,风险社会不仅是科学知识的不确定和人类工业社会制度在技术实践上的失误,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人类在追求社会发展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对工业社会的元价值没有进行或较少进行反思批判的结果所致。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深入地反思元价值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嵌

入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活动中。这是在风险社会中从社会发展价值追求的原初性生长点上规避风险危机的最初一步,也是人类在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性社会中能更好控制自身命运、型塑未来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

[参考文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 [2] [3]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 [4] 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5.
- [5] [6]乌尔里希·贝克.自反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35.10.
- [7] 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 [8] 米萨诺维克,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9.
- [9] 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献[Z].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24-125.
- [10] 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5.
- [11] 张一兵.人类自我中心的走入与走出[J].哲学动态,1996,(6).
- [12] 安维复.人类困境:本质、由来及其超越[J].齐鲁学刊,1994,(6).

Meta - value Critique of Risk Society

YANG Liang - cai, LI Ling

(Yan' an University, Yan' 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society's fast development brings the massive crisis which has expedited risk society to approach. Western scholars discuss risk society's root mainly from the knowledge and the practice direction. The paper, mainly from the value theory, proposed the meta - value theory of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carries on the critique from supposes, beginning, forms, objects, structure, expr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ta - value to the foundation of risk society.

Key words: risk society; value; meta - value